



赏读紫荆花

何鑫渠

春季,百花争艳。我们赏梅、观樱、品李、访桃、看油菜花不亦乐乎。近年来,上海观赏花卉品种人数最多的却是源于中国、盛于东瀛的樱花,顾村公园最多两天人数达30多万之众。

中国人讲究植物寓意,梅兰竹菊四君子:梅,高洁傲岸;兰,幽雅空灵;竹,虚心有节;菊,冷艳清贞。千百年来,它们以不俗的品质、品格,一直为世人所钟爱,成为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。

樱花虽然花繁色艳,如云似霞,但有什么人文寓意呢?至少目前我还不了解。樱花是日本国花,我们大规模引进的时间不长,也许其人文寓意还来不及积累,本属正常,但问题是,中国原有的那些植物人文寓意被丢失、被忽视,我总觉得有点遗憾。

比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同名不同种的紫荆花。此花奇特但较普遍,上海马路边和小区里就有不少;微信中也常见一些微友发九宫格照片时,内中夹杂开着花的紫荆。许多居民不一定认识紫荆花,但一样能欣赏它。

紫荆花与桃花一样,花在叶前先开放。但此花最奇特之处是其开花无固定部位,上至顶端,下至根枝,甚至在苍老的树干上也能开花,因而又有“满条红”的美称。花除紫色外,还有一种较为罕见、观赏价值极高的白花紫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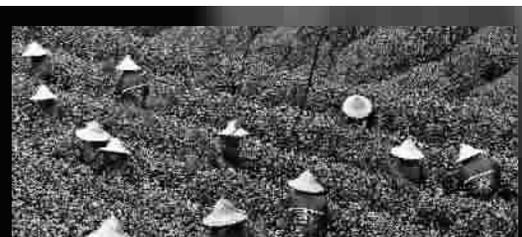
此花还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。在中国古代,紫荆花常被人们用来比拟亲情,象征兄弟和睦、家业兴旺。它来源于这么一个典故:传说南朝时,京兆尹田真与兄弟田庆、田广三人分家,当别的财

产都已分置妥当时,最后,他们才发现院子里还有一株枝叶扶疏、花团锦簇的紫荆花树不好处理。当晚,兄弟三人商量将这株紫荆花树截为三段,每人分一段。第二天清早,兄弟三人前去砍树时发现,这株紫荆花树枝叶已全部枯萎,花朵也全部凋落。田真见此状不禁对两个兄弟感叹道:“人不如木也。”后来,兄弟三人又把家合起来,并和睦相处。那株紫荆花树好像颇通人性,也随之又恢复了生机,且生长得花繁叶茂。

试问:这个家庭团结的故事,现在还有几许人知道呢?

紫荆还与中药颇多联系。紫荆的花、树皮和果实均可入药,具有清热凉血、祛风解毒、活血通经、消肿止痛等功效,可治疗风湿骨痛、跌打损伤、风寒湿痹、闭经及狂犬病等病症。

紫荆花常见,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成林的紫荆。我心中有个梦想:让我们在赏读、弘扬紫荆花家庭和和睦睦的寓意时,能看到成林的紫荆花。



梅家坞情结

刘向东

清明刚过,梅家坞的阿根来电说炒了明前茶,约我们去尝尝,这样一年到头都会清清明明。

拐进山坳,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阿根的家依旧朴拙静谧,只是房顶瓦楞间的杂草比前两年所见又多了一些。其中还有星星点点的蓝色和黄色的小花在静静地开着。东山墙的香樟正在换叶,葱绿的树冠遮掩了半个院子,地上到处落有黯然的叶子和紫色的果子。我们走进漫有茶香的院子,阿根连忙放下扫帚和我们握手。他还是那么谦和“达”,搬着椅子说:“外面空气好,坐院里吧!”随后就端上香气袅袅的茶水。他怕树叶落到茶水里,事先还在树下撑起了蓝白相间的大阳伞,好让我们尽情品新茶观山景。

品着茶,眺望着坡上绵延的茶园油然想起了阿根的父亲。怎么不见老人家呢?阿根说去年秋天父亲仙逝了,临走还嘱咐不要荒了茶园断了手艺。他说着又望望墙边的老土灶,似乎在看着父亲炒茶的身影。这土灶像我老家的灶台,四周糊着厚厚的泥巴,添柴火的灶口方方正正,灶顶直径约有两尺,足以支上一口大铁锅。阿根说铁锅还在用,算是父亲留下的遗物。现在都用电炒锅和机器了,但父亲说柴火炒茶才是真功夫。因为机器死板,人手灵活。茶的干燥、形状、色香和炒茶的手势、揉捻全靠把握火候,炒出的茶才有山野之灵气。凭着父亲的功夫和名声,村里人叫他“茶叔!”

说起茶叔,我在多年前就相识了。那天在梅家坞办完事,经当地人介绍我们慕名去了茶叔家。也是有缘,我们到这时他正在簸箕上摊晾刚出锅的茶叶,见了我们也不问什么就乐呵呵地招呼着入座喝茶,还指着旁边篮子里的竹笋说早上从山上挖来的,让我们留下吃午饭。面对他的热情和朴实,我们欣然点头致谢。席间,我问他为何叫“茶叔”,他憨厚地笑笑说:“大概辈份大吧。”还说七十多了,老伴在女儿家带孩子,老大阿根在家种茶,老二在外地。正说着,阿根回来了。他和父亲一样脸膛分明慈善敦厚。若不介绍,还以为他俩是兄弟呢。饭后,阿根去送货。茶叔告诉我们说梅家坞是山区又偏僻,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先后五次来梅家坞考察,关心茶叶种植和茶农生活。梅家坞有今天,总理可没少操心呀!他还动情地说,总理去世后,梅家坞人就当年总理和茶农一起座谈的大队部改成了纪念馆。而让我感动的是茶叔在陪我们参观纪念馆时,我偶然发现他含着热泪久久凝望着总理和茶农们亲切交谈的照片,似乎在重温当年的幸福时刻。记得有次总理认真听了乡亲们的汇报后,当场对身边的一位干部说,梅家坞适宜种茶,而种茶又是绿化,既美观又能增加收入。干部要多想办法,多关心群众生活。那时,总理的每次到来,对梅家坞人来说既是一种幸福,更是鼓励和鞭策。如今,总理永远不能再来梅家坞了,但梅家坞人把总理的话永远印在了心里,并以百倍的勤劳装扮着绿色的梅家坞。

出了纪念馆,茶叔悄然抹去了热泪,又领我们去看茶园。我走在整齐浓密的茶树间,就像浮在茶的海洋里,满目的茶树一直蔓延到暮霭蒙蒙的群山脚下。我怕他累了故意放慢脚步,可他说:“我们这儿茶好空气好,你们要常来走走吸吸新鲜空气呀。”就他这句话,我们成了忘年交。每逢茶季,他们总会真心邀请。而去年春天我没能去见他们,使得这次相会突然少了茶叔而遗憾不已。好在茶的味道依然清香纯真,就像茶叔刚炒出的那锅新茶!



庆元古驿道上的星星

周文毅



跋涉在鸡鸣浙闽的庆元县古驿道上,满天的星星仿佛伸手可摘。

那个双休日的黄昏,我和妻在庆元县里有名的古村落大济村流连忘返,以至错过回县城松源镇的末班车。站在村口,看蔷薇色的晚霞渐渐褪去,妻提议:刚才村里人说,大济去松源南门有一条宋代古驿道,全程两公里半,不算远,我们何不学一学古人顶着月色赶夜路呢?被她的主意一激,我们俩立即寻去上路了。

古驿道往高高的山岗伸展上去,走上山脊,天完全黑了。顾目四望,那无边无际密布夜空的星星,都低低地垂悬在身旁,亮晶晶、一闪闪,把无边无际的夜空变成了一幅缀满银粒的黑天鹅绒。清莹的星光朗照下来,将残缺斑驳的古驿道镀上一层银色,变身一条凝固的小溪。四周静极,唯听得松鼠的攀爬声和林间的风穿声。近处的山毛榉林影绰绰的,不时有几只黄腹角雉扑棱地飞出,冲向无垠的星空。星光好证明空气好。如今,城市里哪能见到这缀满繁星的宝蓝色夜空?儿时夏夜惯见的“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”景象,现在几乎成了一种奢望。

而今天,在浙南与闽北交界的边地庆元,我却重睹了儿时的星空。为解夜路上的寂寥,我和妻做起了童年乘凉常做的游戏找星星,互相指着群星闪烁的天空交替发问:北斗七星在哪里?牵牛织女星在哪里?

“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。”我和妻刚刚游过的大济村,虽然偏居浙南大

山褶皱深处,人数最多时也不超三百,但却是个人才辈出、灿若星辰的古村落,从宋朝到明朝,村里居然出过二十六个进士,以致被人称作“进士村”。是因群山阻隔,使村里年轻人唯有读书求功名,还是村子山清水秀,让一代代子孙都汲到了天地精华?大济古驿道是宋代大济村人出钱出力铺就的。他们用香糕砖按人字形砌成路面,宽一米半,绵延两公里半,从而使这个深山村庄能够通达县城松源镇。

时光已经过去八百多年,人们年复一年的脚步,已经把古驿道的香糕砖路

面踩出残缺和不平,而当年,它确乎是大济学子的耕读之路,他们背着书袋,装着笔墨,载着父母亲友的希望,也载着自己兼济天下的憧憬,往县城去,往府台去,往京都去……难怪大济古驿道要用香糕砖按人字形砌成路面,原来那是古时大济村乡民用考究的筑路功夫向一代代的学子嘱咐:走出大山以后,一定要好好做人,好好做人!

两公里半的古驿道,满天的星斗伴随着赶路。不到两小时,我们就望见山下松源镇的万家灯火了,那无数盏灯在山冈下面璀璨成片,宛若繁星……